

由陪都到伊朗

外交圈裏五十年之三

●定 中 明

清真餐廳應運而生

重慶為一名副其實的山城，四面環山，兩江合流，形勢極為險要，頗具戰略價值，原本不甚繁榮，自國民政府遷設四川重慶，以重慶為陪都，成為全國政、軍、經濟中心，人口激增，百業鼎盛，市面日見繁華，東南沿海一帶的奢靡之風，隨着人潮，擁進陪都，吃喝玩樂，樣樣俱全，尤以餐飲業，一枝獨秀，大小餐廳林立，南北口味全有，堪稱陪都一大特色。

大陸回教徒為數衆多，因飲食習俗特殊，往往獨樹一幟，標以「清真」二字，以資識別，而廣招徠。當時回教人士在黨、政、軍、經（財）各界都有很多重要人物，為了便於應酬聯誼，亟需有風格獨特的「清真餐廳」，於是「百齡餐廳」應運而設，據說股東中包括孔祥熙、白崇禧等軍、政大老，資本雄厚，週轉靈活，生意極為興隆。當時由白崇禧將軍所領導的「中國回教協會」經常在百齡餐廳舉行宴會款待國內外回教政要名流，外交部也不時假該處設宴招待中東各國使節

、貴賓，百齡餐廳地點適中，佈置高雅，名廚佳餚，相得益彰，名聞遐邇，風光一時，我那時因服務外交部，為了接待中東回教國家使節政要，時常奉派接待，參加宴會，得叨餘光。

記得有一次白崇禧在百齡餐廳設宴款待印度高級專員 High Commissioner (印巴分治前印度駐外使節之通稱) Dr. Zafarulla Khan (印巴分治後調任巴基斯坦駐伊朗、土耳其等國大使) 我奉邀在場作陪，席間賓主交談甚歡，不料盛宴快要結束之前，回教協會副理事長唐柯三(曾任蒙藏委員會代委員長，人稱唐柯老，時年近八旬)忽然中風，大家急忙圍攏攙扶，抬出餐廳，扶上汽車，後面跟了兩三部轎車，急忙向張家花園駛去，我與唐柯老隣居，隨車而行。到張家花園兩路口時，汽車不能下石階，須人攆負而下，這時我自告奮勇，由幾個壯漢將唐身軀扶直，上身伏在我背上，另由兩人分別抬起唐的左右腿，拾級而下，柯老身軀龐大，體重逾九十公斤，走下兩百多級石階才安送到唐府，火速延醫急診，我則汗流浹背，驚險一幕記憶猶新。

張家花園臥虎藏龍

張家花園位於兩路口坡地下，不知屋主為誰，據說為當時四川某世宦巨室之別墅，家道中衰，由回教協會租為職員宿舍，建築採中西合璧式，別具風格，樓分三層，佔地甚廣，人稱「張家花園」。民國卅二年我住進去的時候，同宅的芳隣為：一樓右側正房一套為唐柯三一家居住，正門大廳權充飯廳，右為納忠(字子嘉)教授，左為白壽彝教授兩家分住，後院為公用廚房，二樓右邊分別為楊敬之先生之母楊老太太、王農村兄夫婦、馬策(字子翔)夫婦及獨女居住，左邊則為一大陽台隔間，為印度高級專員公署一回教三等祕書塔俊丁 Tajuddin (宗教之冠) 所借住，挨秩為回協第一組主任李廷弼兄一家居住，後進為趙明遠(明老)偕長公子襄基合住，樓梯旁一小間為一雲南富孀馬氏借住，三樓前進為一大間正房，聞為孫繩武字燕翼常務理事所保留，但始終未進住，後進兩間為斜頂閣樓，一間為我和內人借住，另一間則為三數位西藏回教學生所合住

嗣後馬子翔出任寧夏省政府駐重慶辦事處主任遷入新居後，由李廷弼一家遞補，而我則由三樓閣閣遷到二樓原李宅，稍覺舒敞，我們與內兄萬松（當時服務財政部）合資開伙，生活始趨正常。

記得當時常常來張家花園走動的教親有國大代表閔湘帆、立法委員全道雲伉儷，帶着他們的小掌珠錫慶（現為美國芝加哥華裔名律師）及石萬英（樂三）兄，時任行政院賑濟委員會科長、處長，勝利後曾任東北梨樹縣長及撫順市長等職，後均在台灣重逢，成為終生摯友，情誼歷久彌堅，閔湘帆已於三年前歸真，求主宥恕，賜以樂園，阿敏。

新疆會館羣英聚首

戰時陪都重慶回教人士另一聚會的地方要數新疆會館了，當時西北五省——陝、甘、寧、青、新回教軍政領袖及其代表不時來重慶公幹或開會，常在新疆會館晤聚，當時新疆會館的主持人為麥斯武德，艾沙·伊敏為助理，勝利後新疆省政府改組，中央首次實施「新」人治「新」政策，任命麥斯武德為首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伊敏為副主席，艾沙為祕書長，內地回教領袖之一的前立法委員王曾善（字孝先）則調任民政廳長，以其曾留學土耳其，精通土語，此項新命可謂適才適所，學以致用，至為允當。

有一次新疆會館宴客，大會羣英，筆者也應邀作陪，有幸會見了幾位當時西北回教風雲人物，如馬繼援將軍、楊德亮將軍、堯樂博士等，印

象最深的是馬繼援將軍，他那時年僅廿餘歲，他全副戎裝，英俊挺拔，氣宇軒昂，官拜少將，任陸軍第八十二軍副軍長，軍長為乃翁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將軍兼任，嗣後則共期間，馬繼援將軍會痛殲共軍彭德懷部，獲致重大勝利，名震中外，來台後任國大代表兼總統府參軍，現仍健在，定居台北。

扭轉乾坤兩樞大事

我在重慶期間有兩件重大的國際事件發生，與我國的命運及世界的前途都有着直接的關係，頗值一述。其一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其二是中美英三國領袖開羅會議的舉行，都是二次世界大戰中扭轉乾坤，改寫歷史的大事，茲謹分述於后：

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海空軍聯合偷襲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的珍珠港，在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情況下，使美國蒙受慘重的損失，美國乃向日本正式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名的太平洋戰爭於焉爆發，我國亦於當日下午知會美、英、蘇三國正式宣佈對日宣戰。由於這一重大的突變，我國的單獨對日抗戰一變成爲中、美、英、蘇四國同盟的並肩作戰，蔣中正委員長被推舉爲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與美英蘇立於同等地位，成爲世界四強之一，我國的國際地位立即昇高，民心士氣，爲之大振，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益加堅定。

記得那天（十二月八日）上午外交部舉行臨時動員月會，由吳國楨次長主持，當衆宣佈此一

重大消息，禮堂內外擠滿了人，靜聽吳次長的講話，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與歡呼，那種興奮鼓舞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不久號外發出，民間商店先後燃起連續不斷的炮竹聲，造成一次難得一見的熱鬧場面。

民國卅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廿六日我國蔣中正委員長與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三國高峯會議四天，史稱「開羅會議」，會議席上三國領袖對全球的政治、軍事、政治等重大問題充份交換意見，獲得一致的共識，十二月廿六日正式公佈「開羅會議公報」其中軍事方面，一致決議，德、義、日三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政治方面，悉依我蔣委員長之意見通過決議如下：（一）所有日本侵佔中國的領土，包括中國東北、台灣、澎湖等均應歸還中華民國。（二）朝鮮半島則令其自由獨立。（三）保存日本天皇體制。據云公報中原列有「廢除天皇制」一節，嗣依蔣委員長之意見予以刪除，使日本天皇制得以保存。

自從開羅會議結束後，我中華民國在世界各地尤其中東回教國家中之聲望與地位陡然竄升，給所有亞非各弱小民族帶來了無限的希望與鼓舞，無不引頸而望，企盼中國將來戰爭勝利後能拉他們一把，使他們能擺脫殖民枷鎖，獲致自由獨立，後來其中受惠最大者莫過於印度。

一篇建議石沉大海

民國卅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首次奉派外放調駐伊朗麥息 Meshed 領事館任隨習領事

Deputy Consul. 領事爲田寶齊，他已於三個月前攜眷先行，依照外交部的傳統慣例，所有外交人員外放時，其一應出國手續均由外交部主管單位代爲辦理不用自己操心，我那時人口不多只有內子與八個月大的長女，行李簡單很快就摒擋就緒，越日啓程，這時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在重慶三年竟然始終無緣與白健公（白崇禧將軍字健生）晤面，（當然是被羣小包圍之故）所幸健公的機要秘書兼回協二組主任的王農村兄與我同爲張家花園宿舍的隣居，有一天我對他說：農村兄，我現在已奉派外放伊朗，即將成行，不過白健公是我們回教的領袖，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正式拜見過，不無遺憾！能否請你代爲安排一下約定一個時間我去專誠拜候並向他辭行，果然不到兩天得到回音，我就準時前往位於鵝公岩的白公館晉見白健公，記得那天健公微有感冒在家休養，那時白健公任軍訓部長，及副參謀總長，成爲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股肱，因富韜略善於用兵，每戰輒勝，故有「小諸葛」之雅號，名揚中外，那天晉見時，先由一副官引我進入客廳稍候，我一舉目看見牆壁上掛着六幅屏條，隸書恭寫的諸葛亮前出師表，蒼勁有力，書者爲誰已不復記憶，足見健公景仰武侯之心意，少頃副官再引我進入健公的書房，但見他身穿藍綢狐裘，頭戴絨帽，項纏圍巾，足穿便鞋，面容和煦，我們握手爲禮後，分賓主坐下，他首先約略地問了我的籍貫、學經歷後，接着說，聽說你奉派到伊朗去工作，伊朗也是文明古國，且爲回教國家，你去可說是人地相宜，希望你公餘之暇對伊朗的歷史文化多加研究

，接着他便問我，你對於振興中國回教之道有何意見？我就把我平時的理想大概地說了一點，首先應以中國回教協會作爲統一中國回教的最高領導機構，然後將全國的義（寺）產調查整理，予以統籌統支，以示劃一，其次興辦教育、培育人才、舉辦實業、發展經濟、開工廠、設銀行，以及創設輪船公司（那時航空事業尙未發達）等，他聽後覺得很有創意，連連點頭稱善，因時間關係不能詳談，他便囑咐我說，你到伊朗以後，把它寫成一份報告寄來，於是我便起身告辭而別。抵伊朗麥息任所後，我便利用餘暇撰寫了一份「上中國回教協會建議書」，內容包括十大項目，洋洋灑灑約萬餘言，當時年輕，雄心萬丈，豪氣干雲，竟自比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蓋一爲國家（政治）一爲宗教，意義相同也，寄出後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勝利後中共乘機擴大戰爭，形勢逆轉，終於大陸變色，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健公亦來台定居，回協也隨政府遷來台灣，我於民國卅九年年底攜眷（已六口之家矣），由伊朗經香港返返台灣，在松江路白公館再度與健公晤面時，已是物換星移，形勢全非，當我問起我那篇「上中國回教協會書」的下落時，健公很愕然地說，沒有看到，旋即下令撤查，果在協會的檔案卷宗內找到了，健公閱後立即批示：「在『會刊』上披露」，當時「會刊」僅爲一四開單張，篇幅有限，我的報告很長故分兩期刊載，不料上期刊出後下期不見下文，後來中央黨部來電話詢問，說他們看到了這篇建議書，很有參考價值，希望看看下期，

結果當時的「會刊」主編（已記不清爲誰）說：原稿交給印刷廠，他們不小心給弄丟了，我聽了以後冷了半截腰，真令人氣結沮喪，亦無可奈何，我又沒有留底稿，所以就這樣白費一番心血，糟塌了真可惜！

飛越駝峯轉往伊朗

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四日的行期終於到來，在幾位親友的陪同下我們一家三口遂於中午準時抵達珊瑚壩國際機場，開始忙碌地辦理查驗護照、過磅行李等登機手續，當時基於安全的理由行李重量管制甚嚴，每人只准攜帶廿公斤，本來我們的行李不超重，只因伊朗駐華公使臨時託我給他攜帶一包他蒐集的中國書畫數捲而致超重，原本可以名正言順地託人退還給他的，但我因爲人情難却，太講信義只好打開箱子順手抽出兩冊我留學埃及七年所集的珍貴照相紀念簿，交給內兄帶回保管，以爲幾年後當可取回，誰知這一分別，竟而無緣再見，人物兩空，造成無法補償的損失，懊悔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長女正芬那時才八個月，裝在一只網籃裏提行，她每天要吃牛奶，幸好一上飛機我就問空「弟」（服務生，尙無空姐）機上有無牛奶供嬰兒飲用，他說沒有，須自備，我一聽，糟了，小女怎能餓到印度！連忙一面向服務生說明，請駕駛諒解稍候，一面請內兄趕緊到大街上去買鮮奶，這時飛機引擎已經發動，幸好內兄飛奔而回，手裏提着一只熱水瓶，那時扶梯已收起，服務生伸手接過熱水瓶，機門便砰的一聲關

閉，機身立即開始滑翔，我們只能隔窗向內兄等送行人揮手告別，誰知道一別竟成永訣！

那時的飛機設備很簡陋，服務很差，與現在的豪華客機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都是首次乘飛機旅行，毫無經驗，我還好不暈船不暈機，而內子暈機，沿途嘔吐，苦不堪言，當飛機飛臨昆明上空時，因氣流不穩，機身搖晃甚劇，猛然間，機身下墜，乘客大驚，有些婦女竟發出尖叫聲，一時情況緊張，旋經服務生解釋此為亂流作用，大家不必驚慌，乘客心情始稍安定。

當時我國的對外交通海陸都被日軍截斷，只剩下唯一的一條與印度的空中通道，這條航線非常艱險，要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峯」，我當時對這一探險式的飛行深感興趣，既興奮又緊張，我們的飛機飛過昆明天氣漸黑，所幸不久月光出現，我特別注意欣賞駝峯的奇景，結果所見的並非真的飛越山嶺高峯（駝峯）而是飛機在萬峯「叢林」中，蛇行穿越而過，我從玻璃窗後注視，但見白雪皚皚的峯，筆立如筍，飛機的翅膀幾乎可以擦到，駕駛員憑着高超純熟的技術，小心翼翼地飛行，不敢掉以輕心，稍一不慎則後果不堪設想。

午夜十二時許平安降落在印度邊界小鎮的「汀江」機場，旅客們才鬆了一口氣，大家拖着疲憊不堪的身軀走進倉房樣的長型木屋中，各人沿着長條的木桌木櫈而坐，稍事休息而後進餐，一切軍事化，每人像大兵一樣分得一盤印度食物，一碗熱湯，這時大家飢不擇食，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亦覺津津有味，我們因為嬰兒牛奶已吃完，一進倉房便先請侍應生拿一瓶鮮牛奶來，先喂

嬰兒吃飽，我們再進飲食。

休息約一小時後，續飛加爾各答，翌日凌晨二時許，平安抵達，迨辦完入境、過關等手續後，乘坐大巴士駛往「中國旅行社」旅館，時已凌晨三時多了，旅館櫃台無人接待，我們只好各自尋找妥適的地方，就地休息，直到清晨五時許，才有印度工人前來打掃，我們請他轉告經理，不久即有中國職員出現，開始辦理登記、配房等手續，而經理（已忘其姓名）也連忙趕來，紛向旅客致歉，然後督促服務生為旅客提送行李，送至房間，我們一家則很幸運配到對面一棟花園洋房中的一大間臥室，非常寬敞舒適，且有煤氣爐的浴室設備，印度那時還沒有受到大戰的影響，一切都還正常，其生活水準和品質與我們國內的情況相比，自有天壤之別。不禁為我們國家的災難和同胞的痛苦而感到難過。

展開外交生涯序幕

第二天我乘計程車到我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去拜訪，記得三年前我從埃及隻身冒險回國時曾在此與六位留德中國學生邂逅，一齊拜會總領事黃朝琴，承他照顧，轉在仰光找西南運輸處設法安排我們搭便車往重慶的往事，不久黃總領事調部我們變成了同事，總領事由陳質平接任，（陳後來先昇任駐伊拉克，再駐約旦，最後調駐利比亞等中東回教國家大使），而我這次是以外交部同事的身份造訪，受到陳總領事暨全館同仁的親切接待與熱情的協助，感到一股袍澤愛的溫馨，陳總領事且特別指派當時該館的劉副領事宗翰兄

（後來成爲我駐南美智利的大使再調駐菲律賓任太平洋文化中心主任）協助我辦理一切必要手續，宗翰兄等人古道熱腸，忠厚誠篤，熱心助人，我們一家受惠很多，他不僅爲我們辦公事手續，下班後還有時陪我們製裝購物，替我們設想非常週到，帶我們到處跑一點也不嫌繁瑣，始終熱心相助，令人感動，後來在台灣外交部重逢，遂成知交。

我們爲了等候交通工具（當時海陸交通危險幾乎中斷）在加爾各答住了將近三週，由總領事館多方設法終於獲得英國海軍方面的同意，允許我們一家三口搭乘他們的水上飛機，經波斯灣的巴林島再飛往伊拉克的巴士拉港，然後渡阿拉伯河到伊朗南端的「霍拉姆夏」Khuramshahr「綠城」，改乘計程車到「阿哈瓦茲」Ahwaz（爲伊朗南部鐵路終點）再乘火車行駛一晝夜，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小住一週，拜會駐伊朗李公使鐵錚，及館中同仁，受到他們熱忱的歡迎與招待，乘便稍作觀光、遊覽市區，然後搭乘蘇聯航空公司班機飛往麥息任所，時已卅四年一月下旬矣，隨即展開我人生的新旅程也揭開了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的序幕，此次途中還有許多瑣事雜聞爲了節省篇幅，恕不贅述。（待續）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